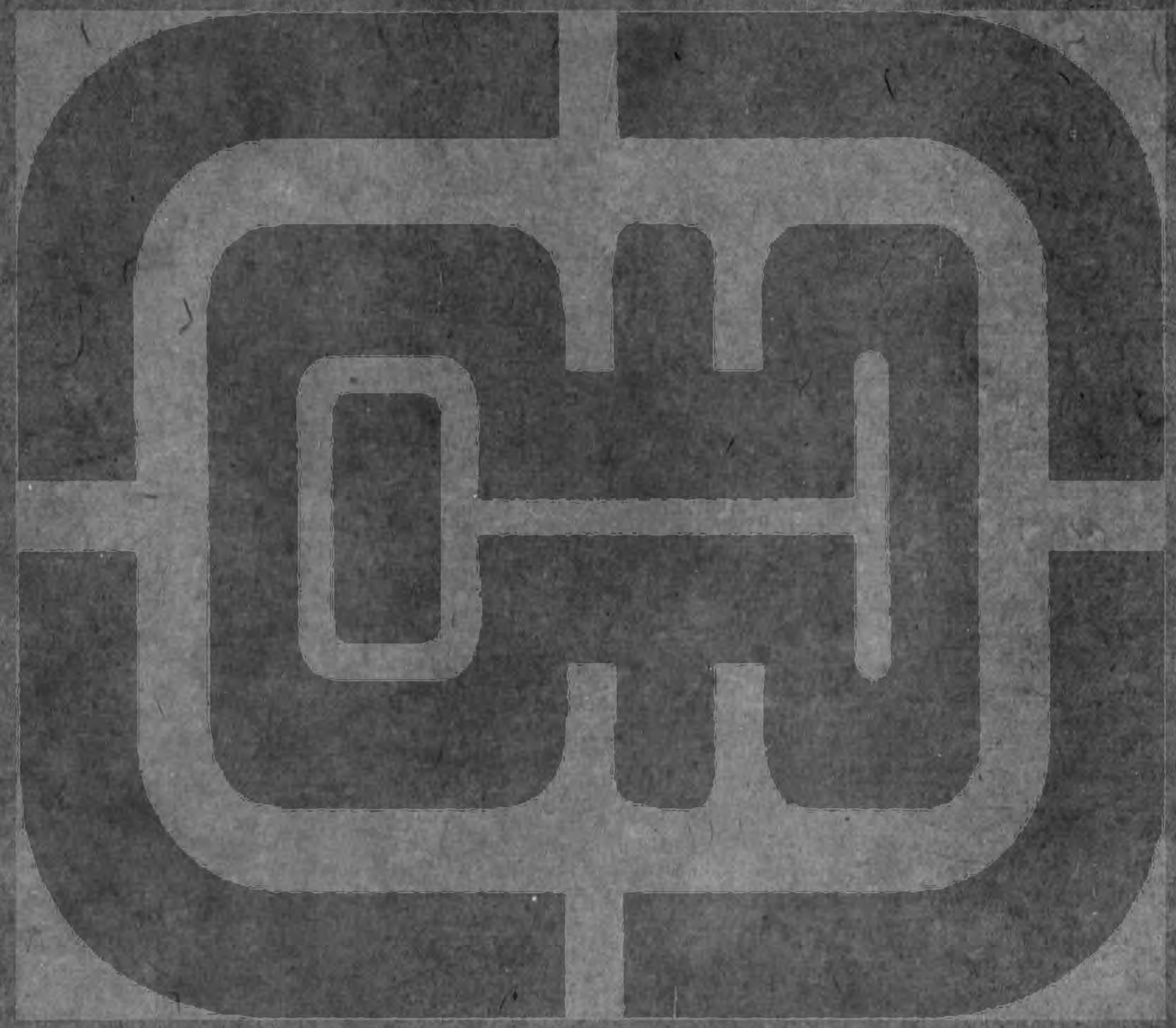


#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四

## 奏劄一

###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準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祗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輙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頂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於拾滯材允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猥避駑駘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郎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
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
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
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
所敢覬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
鬼神害盈疢疾相陵視昔充甚帝鄉在望引足千
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閑之請泝江而西
舟行以風爲程望日漫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
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停櫂江滸趑趄其行
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虺隤而莫進不免披
露忱款籲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其非不知瀆尊
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疊犯雷霆之威茲
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悃檢照前申特賜
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
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
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
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
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準省
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勑令官崔與之兼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
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僞以自便
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
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
斗則情可憫罪可寛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
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
碩學遴武其間者能幾人椎然不文躐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下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坊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譴不謂俞音
竟閟畀敎還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贅員史
局俾共二以奚堪蟲負益危鵝梁有媿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禀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儁起發前去庶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閫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覬清游於心實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虜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參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崔少監遵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二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乏戍罔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
某伏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叮宗喻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祐十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
與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
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
自信小資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爲稻粱之謀寧
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
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
小藥以便私愛布由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登
最之顏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
況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

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
所有省劄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嘉定十二年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
命伏准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
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免
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
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美談
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遂學異才清脩雅望豈
容濫厠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
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省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濠
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祗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隆冬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洊伸危懇欲
望朝廷閔其凋瘵之狀察其貧切之情檢照前申

特賜敷奏曲從丐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
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祗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
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
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
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
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
二以奚堪況秉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冐居此職儻或乖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瘝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
渙改畀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除
兼同脩國史兼實録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舊自遐方
煢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墜亞藝官俾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脩車以爲急
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槖以爲美觀況史才自
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
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
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三年

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録院
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
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
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
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丐閑便私欲全
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
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淩兢莫知所措益
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
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實爲異數力綿任重
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
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
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
嘗試之乎況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
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
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
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奇窮過蒙奬
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
蜉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
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
體關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隮之立見

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畀長才俾
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定十五年

朝請郎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
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
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黽勉服役一載而羸力
鈍事叢絲髮無補方畫旦夕上祈閑之請適宣閫
虛次以印來歸不免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
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恩
畀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剜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顧待哺有樵蘇後爨之憂況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豆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悃收
回成渙改畀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六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躐升禁塗恩數便蕃簡隆厚銘膚鏤骨誓效縻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爲難臣亦以
爲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壞證
爲憂臣亦已爲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鮮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鷸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歲事荐登而況聖度寬洪有求斯荅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燾所加譴訶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叫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閫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況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戍察其危衰亟選長材來爲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嘉定十六年）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復度劒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飛章丐閑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神昏憒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濟都香火之緣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四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嘉定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詔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
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冊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
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辭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亹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
驚況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奉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嘉定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畀祠祿繼準省
劄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
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
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爲重而八座非
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巽辭雖切俞命未頒
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
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
杭海表東涉淮壖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夏一病沉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痼歸
田有請急於抒閔天閔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爲過幸常伯清選夢所不到今苦扶備貪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廪俾得盡子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嘉定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兼護蜀閫功僥倖浦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予甚嗇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槖於清扉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嘗以譏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爲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
聞感戴鴻私[illegible]爲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勉
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
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
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
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
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
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
之懇特爲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
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
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
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
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
伏念某西陲角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纔出
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適值劇暑逮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久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爲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孤根去鄉幷十有三年頹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況叅官最爲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爲敷奏亟畀祠禄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糜捐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譴予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
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爲梗五
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決孤丘
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
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
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遐
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
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
孚忽溫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
更陞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
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
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
愚悃畀臣祠祿俾仰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儻
溝壑之未塡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祗拜
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准尚書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
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衰老多病屢申懇以
丐祠求退得遷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
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蜉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疎
己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寖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
然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閻庶便休養不徒誤
渥下賁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
俄寵數之還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
荷亟騰免牘尚閟俞音某自惟冊冊殘齡駸駸謝
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
發動與死爲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爲
役而又未能忘祿衰鳴屢奏情詞已窮併乞聖憐
畀以祠廩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實慶二年

奬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聞兒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
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
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
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
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
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闡寄非輕猥叨
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
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
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爲
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悒憒莫任



鞭策罄具鄙兒尚未矜從惟有凜凜俟譴而已嘗
聞士大夫係初節易係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
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
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
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
爲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
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
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悃冒罪控陳
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
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減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造清廟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據蹐躋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隮之立允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遥謝祗受訖所有貫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祗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
士院降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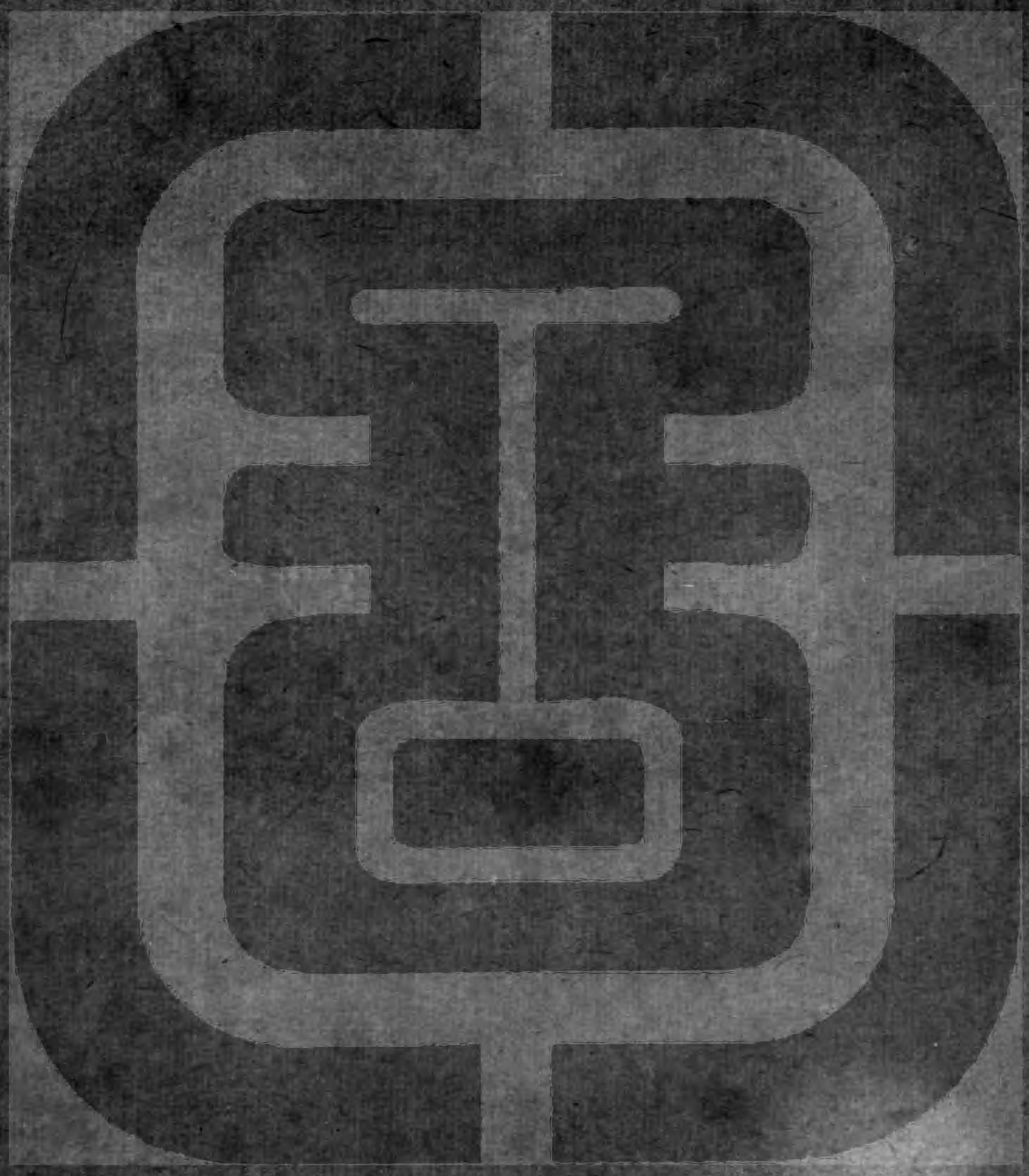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
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
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
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荅鴻私而歲月壓頭老
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爲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
鴈猶爲稻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
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兢懼況煥章
邃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
居陛下垂憐簪紱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
跼蹐難勝寵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禀
遥謝祗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祗拜欲
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爲至幸
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海疎拙亡奇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役一毫罔功紫宸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之肺膺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爲災自蜀一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擢雖駑力莫勝於負荷而鴻恩曲費於生成寵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授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矣方苗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畀以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夕實非駑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察其樸實之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拜伏望朝廷更爲敷奏施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五終